#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佛祖歷代通載卷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任嘉春

# 佛祖歷代通載卷九

元　釋念常　撰

梁姓蕭氏四主都建康　雷氏云

高太世敬梁朝四主五十七年

壬午高祖武皇帝衍改天監字叔達南蘭陵中都里人與齊同出亦漢蕭何二十四代孫父順之為丹陽尹母曰張氏生帝狀貌奇偉日角龍顔頂有圓光身不映日受齊禪後酷好佛法降將侯景反叛舉兵圍帝於臺城斷食而崩於淨居殿壽八十六在位四十八年　或問曰梁武終身奉佛然困殍于臺城佛法之驗其在何也答之曰有是疑乎有是誚也且夫人之性命業性定焉茍往世之業會矣豈今生之善草哉故文中子曰齋戒修而梁國危非釋迦

之罪也緣行齊廢帝之僭值侯景臺城之困業理既昭惑疑遣矣

道家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乃梁時陶弘景妄造出珠林

癸未武帝詔曰大士寶誌迹拘塵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可以俗法常情空相疑忌自今中外任便宣化帝一日問誌曰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云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

不曉他日更問國祚有留難否誌指其頸示之帝曰朕享國幾何答曰元嘉元嘉帝喜以為倍宋文之年時草命之初帝臨政刻急誌假帝神力令見先君受極苦於地下由是卹刑嘗詔畫工張僧繇寫誌象僧繇下筆輒不自定既而以指釐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誌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栴檀也即以屬供奉官俞紹雕誌像頃刻而成神采如生帝悅以安內

庭時法雲雲光二師俱有重望每講法天輒雨華帝疑其證聖夜於便殿焚疏請誌偕光雲三大士齋翌日誌獨赴而光雲俱未知帝由是益異其禮又嘗與帝登鍾山之定林寺指前獨龍岡阜曰此為陰宅則永其後帝曰誰當得之曰先行者得之至十三年大士示寂帝憶其言以金二十萬易其地建浮圖五級其上鎮以無價寶珠勑王筠勒碑葬日車駕親臨致奠大士忽現於雲間萬衆懽呼聲震山谷自是道俗奉祀奇瑞顯應為天

下萬一凡大士所為祕讖偈句多著南史為學者述大乘贊十篇科誦十四篇并十二時歌皆暢道幽致其旨與宗門冥合今盛傳於世

是歲帝妃郗氏者初生有赤光照室器皿盡明及長性明惠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靡不閑習宋齊間諸王求婚父曅皆不許後以適帝生三女帝為雍州刺史而妃薨其性酷妬及是化為巨蟒入於後宮通夢於帝帝體將不安蟒輒激水騰涌或現龍形光彩照灼因於露

井上為殿衣服委積置銀轆轤金瓶灌百味以祀之帝畢世不復議立皇后云

甲申天監三年四月八日帝率道俗二萬餘人升重雲殿親製文發願乞憑佛力永棄道教不在崇奉略曰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一切散善不得為喻弟子蕭衍比經荒逆躭事老君累葉相承染此邪法今舍棄舊習歸仗正因願使未來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共證菩提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歸依老子暫

得神仙陟大乘心永離邪見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十一日勑門下曰大經中說九十六種唯一佛道是其正道餘皆邪也朕捨道以事諸佛正内之道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君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化迹既彰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具載廣弘明集

是歲詔隱士何點點以巾褐入見帝帝賜之酒特除侍中點前席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固辭不受復詔何

胤胤謂使者曰吾年五十七矣月食四斗米不盡那復有宦情耶帝知不可致有旨給白衣尚書祿胤若辭晚入虎丘之西寺講維摩經及將終夢天女六十餘人列於前及寤猶見之如故即具浴儼衣冠少頃而卒何氏自晉司徒充宋司徒尚之並建大義伸明佛法累葉遵承至胤姪侍中敬容而止

丙戌五年帝注大品臣僚命法師法雲講之雲辭疾不赴帝遣使強起之曰將冀流通非高德無以憑也雲始

從之雲最有譽當世雅為昭明太子所敬儒釋兩優為
天下第一
戊子魏改永平
己丑八年魏主於式乾殿為諸僧及朝臣講維摩詰經
時魏朝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儁上疏以
為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間未嘗廢書先帝行師還
都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輟故也陛下升法座
親講大覺凡在瞻聽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楷模應

務之所先伏頥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内外俱周真俗斯暢時洛陽中國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别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凡一萬三千餘寺僧至二百萬

辛卯十年詔法師僧旻入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臨聽公卿畢集有旨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妙選竒傑番次主之時以旻為第一當講日聽者傾都堂無容足名士劉業嘗謂旻曰法師佛學有餘何故弘義夕伸儒旨旻曰

昔生公以頓悟通經次公以毘曇發論若貧道初不以儒釋限但據文義所向耳沙門道超者頻年力學慕旻公之講搚欲齊之夜夢神告之曰旻公毘婆尸佛時預宣法化君新發意者何能類之第自求成名不必苟齊也旻性謙冲不恃能矜物一時公卿道俗咸推抑之

壬辰魏改延昌

十一年有旨命寶亮法師授涅槃義疏帝為之序畧曰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

流制六師而正四倒返八邪而歸一味則法雨降而燋種受榮慧日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三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發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有本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旨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絶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則金牆五室豈易入哉

癸巳下詔曰夫宗廟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肉省貪絶

欲天下水陸不令蒐捕又勑太醫不使肉藥公家織官綿帛並斷又造斷酒肉文及著淨業賦

甲午天監十三年誌公和尚示寂

是年特進沈約卒約字休文婺州東陽人左目重瞳腰有紫痣少為書生名聞一時以風流見稱而肌體清癯時謂沈郎瘦甚為武帝所重官業具南史嘗出意撰聲律以草古詩後世取則號曰四聲約甚精佛理著中食論理趣甚高其略曰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

心神所以昬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醲榮名雖曰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醲為累甚切萬事紜紜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乃為之法使簡而易從若也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之之旨而事卒難從譬如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湍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靡久

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事宜有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三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飡此蓋是遣累之筌梯適道之捷徑而惑者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又甞著設會論意謂如來在日衆居伽藍不置食具時至則分衛持鉢以

福衆生今之僧徒一皆違廢不止不持中食甚者甘腴厨饍豐美飲食或遇請名得蔬蔌之具莫不顰蹙以為不能甘也此豈有志於道哉其論略曰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炳然不許立厨帳并蓄淨人今既取足官寺行乞事廢或有持鉢登門便呼為僧徒鄙事既為衆所鄙耻不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將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由淨飯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乞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竪自營口腹者乎行

乞受請二事不殊今不復行乞又不赴請則行乞之法於此永冥此法既冥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地矣約有文集百餘卷行於世

乙未是年魏胡太后作永寧石窟二寺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丈八尺如中人者又十軀為浮圖九級築基下及黃泉其高九十丈上立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餘里佛殿如太極殿三門如端門僧房千楹玉珠錦綉駭人心目未幾雷電火爇其塔遠近

咸見烟熖中有塔升空而没後月餘有自東州來者云此日見塔乘空飛海上而望海者時亦見之

丙申魏孝明帝詡宣武次子六歲即位胡太后臨朝在位十二年十九歲崩葬定陵改熙平

戊戌魏改神龜

已亥會稽沙門慧皎以寶唱所撰名僧傳頗多浮汎因著高僧傳十四卷始元漢永平十年終於是歲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有七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略為十例其自叙曰前古撰集多曰名僧然名者

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

而不高玆焉用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録世以為確論

釋僧朗者常誦法華風度凝遠飲啗不常每出一狗一

猴隨之日循乞得飲膳即置木盂中食畢舉其餘以飼

猴狗善作龜藏或時手足頭頸俱縮不見又嘗登舟初

無篙力朗坐其中猴狗馴側舟自泝流而上法師道英

初隱太行山禪宴樹枝縈結如蓋覆之居久之棄去行

龍臺澤觀游魚愛之即解衣入水宴坐深淵七日而出

又甞隆冬覩嚴氷愛其瑩澈就卧其上信宿而起晚居蒲州普濟寺一日講起信至真如門奄爾氣絶衆意其逝矣有都講識之即謂衆曰此入滅盡想耳三日乃甦矣

庚子改普通　魏改正光

普通元年帝於禁中築圓壇將禀受歸戒妙選德行尤異者為之師朝議以惠約法師望高詔至約以禮遜讓不許夏四月丁巳帝行問道禮禀約為師授具足戒方

羯磨次甘露降於庭有三足烏二孔雀歷階馴伏帝大悅賜約别號智者自是入朝必設特榻處之而帝座其側凡太子諸王公卿道俗從約授戒者四萬八千人沙門雖在耆艾亦重禀授獨法雲公曰吾既戒矣其可以佛法為人事耶於是識者高之

時有達禪師者得水觀三昧每入此定有窺之者唯見清水凝渟滿室沙門道僊從達遊得火光三昧所居之室玄夜大明焉

帝留神法門時釋子多縱率主僧懦不能制帝患之欲自以律行僧正事詔下京城大德無敢議者獨藏法師以為佛法淵博非一人能盡之孰不奉詔帝訝之名入光華殿問狀藏面陳大旨秉執有據帝不能奪遂從之藏退謂諸僧曰上以佛法為己任誠當推順然衣冠家子弟十輩猶不能俱稱父意今糅雜五方之衆而以一己好惡繩之戒律將廢矣諸君不慮此何也法雲公歎曰教理深致未能多謝一日之事良可愧服

帝自受具寢處畧同沙門雖宮禁每亦恣僧遊覽獨禁御座而已藏公一日昇殿登之左右呵止之藏曰貧道定光金輪之裔寧愧此座倘見殺不慮無受生處帝聞置之弗罪藏少時遇相者曰法師壽不過三十一歲藏懼日誦金剛般若至期夢前人復來告曰法師以般若力故壽倍增矣又嘗夢維摩詰降其房與語臨别以素麈尾遺之而去藏自是玄辯日新矣

魏正光元年孝明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於禁中

時道士姜斌沙門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否姜斌曰按開天經云老子西入化胡佛充侍者明是同時曇謨最曰老子當周何年而生斌曰定王三年生簡王四年仕於周敬王四年年八十五西入化胡最曰吾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誕生穆王五十二年滅度自世尊滅度至定王三年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及敬王元年老子西游則世尊示寂已四百二十五年矣據此相去懸遠而言化胡無乃謬乎斌曰佛生周昭之世

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
孔子制法於佛逈無文記何也最曰孔子有三備卜經
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於中備斌曰孔子聖人何假
卜乎最曰佛是衆聖之王達一切含識先後際吉凶終
始不假卜筮自餘小聖雖曉未然必藉蓍龜方通休咎
時侍中劉騰宣勑曰姜斌論無宗旨宜退席又問開天
經何從而得是誰所說可疾取來及取經至帝命羣臣
詳定真偽時太尉蕭綜太傅李寔洎公卿士夫百六十

餘人覽畢劾奏曰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他說今姜斌所據文詞鄙俚宗旨乖謬既瀆先師又塵聖聽罪當惑衆制可將抵以刑三藏菩提流支奏觧斌特流馬邑曇謨最善大小乘有律行初在邯鄲說律感異比丘六十餘輩降席聽戒流支每見稱為東方開士焉

魏書佛老志曰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

於峩嵋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冊書紫字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精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長生世上是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思所在追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欒大徐市之誅然其道惑人効學非一靈帝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為禮及張陵授道於鶴鳴因傳天宮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

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十宫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刼數頗竊佛經及其刼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祕非其徒不得輙覩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勑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灾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賔于晉從者云登僊伊闕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上服食仙經數十篇乃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煉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服之多死無驗久之太祖意

少懈乃止

壬寅魏用正光歷

癸卯鑄鐵錢民盜鑄者多物價騰踊

乙巳魏改孝昌

丁未改大通上幸同泰寺捨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天竺南印度國香至王第三子也王薨師出家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付以大法因問我既得法宜化何國多羅曰汝得法已俟吾滅度六十餘

年當往震旦國闡化曰彼有浩器堪繼吾宗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多羅曰汝所化方得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度後彼有刼難水中文布善自降之汝至時南方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悽悽暗度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復演入偈昔預為讖至多羅示寂師演化本國會其姓異見王者輕毀三寶師遣其徒波羅提微現神力攝化歸法師以震旦緣就即别其衆而異見王枉駕見師師告之曰當勤修福行

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回王泣曰叔既有緣在彼非吾所留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遂具大舟實以衆寶而躬率臣僚送至海濱師同商馭舟達于南海廣州刺史蕭昂館之以表聞奏有詔迎見師入朝帝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功並無師曰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何謂真功德師曰淨智妙明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於世求帝曰何為聖諦第一義曰廓然無聖

帝曰對朕者誰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遲留數日遂度江之魏止於嵩山少林寺終日壁觀而已有僧神光者因神人發起來見師師端坐不顧會天大雪光立雪中至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求何事耶光曰唯願大慈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刼難逢豈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兾真乘徒勞勤苦光聞誨勵喜不自勝即以利刄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曰諸佛最初求道重法忘身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矣光

承其言即易名慧可復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
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
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久之
為可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其辭曰
夫入道多門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理入二行入理入
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
覆不能顯了若捨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一
等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則與理冥符無有分別

寂然無為名之理入行入者有四一報寃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行謂報寃行者凡修道人若受苦時當念我從往昔無數刼中棄本逐末流浪諸有多起寃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夙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怨恨作是觀時與理相應體寃進道故名報寃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皆是過去夙因所感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

風不動冥順於道名隨緣行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智者悟真安心無為萬有皆空無所希冀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息念無求故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是則無求真為道行故名無所求行稱法行者性淨之理因之為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慳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為無垢稱化衆生

而不取相此為自行亦復利人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名稱法行

大同元年十月師將示寂道副尼總持道育惠可等侍側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肉尼總持曰我今所見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皮道育禪師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

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大師恵可即禮三拜復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即顧謂可曰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展轉傳授以至於吾吾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為法信可跪受其衣願聞指示師曰內傳法印以契真心外付法衣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謂吾西土汝乃此方憑何得法以何為證或遇難緣但出此衣用以表信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餘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潛符密契千萬有餘汝當闡化

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有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付與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吾自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逾海越漠為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乃與其徒往禹門千聖寺有期城太守楊衒之問曰西天五印師承為祖其道云何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衒之曰弟子素奉三寶而智惠昏蒙願師慈悲開示

宗旨師以偈荅之曰不覩惡而生嫌不觀善而勤措不捨智而近愚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明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聞偈乃稽首曰願師慈忍久住世間師曰吾化緣已畢傳法得人吾即逝矣是日端坐而寂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魏使宋雲西域回遇師于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邁雲問師今何往曰西天去及雲歸朝具言其事門人啟壙唯空棺隻履存焉梁武帝聞師顯化始末如此遂

親撰碑刻石于鍾山

論曰昔嵩明教著傳法正宗記稱達磨住世凡數百年諒其已登聖果得意生身非分股生死所拘及來此土示終葬畢乃復全身以歸則其住壽固不可以世情測也傳燈録云師以九月二十一日至廣州刺史以表聞奏帝遣使賫詔迎之師以十月一日至金陵然自廣至金陵亡慮三千餘里將命者往而復師方啟行豈以十日之間能歷三千里乎又謂魏孝明帝欽師異迹三

屈詔命師竟不下少林及師示寂宋雲自西域還遇師於葱嶺孝莊帝有旨令啟壙如南史普通八年即大通元年也孝明以是歲四月癸丑殂師以十月至梁益師未至魏時孝明已去世及其子即位未幾為爾朱榮所弑乃立孝莊帝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五年而分割為東西魏然則吾祖在少林時正值其亂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其國至於分割久矣烏有孝莊令啟壙之説乎舊唐史云

後魏末有僧達磨航海而來既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此乃實録也又謂光統律師菩提流支數下毒害師師遂不救嗚呼甚哉光統流支法門龍象詎能爾乎是皆立言者悮也雖然吾宗從上來事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二祖禮三拜後依位而立當爾之際印塵刼於睡息洞刹海於毫端直下承當全身負荷正所謂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入此門來不存知解者也抑烏有動靜

去來彼此時分而可辯哉

戊申魏莊帝子攸獻文之孫彭城王第三子是年二月孝明為胡太后鴆之時爾朱榮立帝即位二年改元建義永安二號後復欲篡逆求九錫九月入朝帝知召榮手殺之其弟爾朱兆舉兵向洛立東海王曅改元建明十二月殺子攸空宫百日兆又以曅疏遠殺之而更立孝文之姪廣陵王恭是為節閔帝

己酉改中大通

庚戌九月上幸同泰寺舍身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回宫

辛亥十月上幸同泰寺升座講涅盤經十一月講般若經是年四月昭明太子薨太子諱統小字維摩天監元年生於覇府三日而建康平識者以為天命所集幼聰睿三歳受孝經論語五歳徧讀五經悉能諷誦八歳於壽安殿講孝經名儒重臣畢集座側太子詞吐華暢淵源無滯皆欽服以為聖童年十二於内省决獄剖斷平允自是數使聽訟賴活者不可勝數性慈孝美容止讀書數行俱下過目憶誦無遺帝既留心内典躬自講説太

子亦天性好佛凡釋部經論披覽略徧於東宮别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撰次法事儀注及立三諦等義世俗美之母甍毎哭輙慟絶水漿不入口帝勅左右宣旨曰毁不滅性聖人所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即可强進飲粥太子奉旨始進粥體素肥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帝尋委以軍國政事太子處决無留滯引納天下竒材賞愛無倦東宮有書凡二萬餘卷羣賢畢集文雅之盛由晉已來未之有也

晉游後池乘綵文舸摘芙蕖以嬉姬人蕩舟没溺而出

感疾動股恐貽帝憂不以聞遂薨天下哭之如喪其親焉

劉勰者名士也雅為太子所重撰文心雕龍五十篇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遂博通經論區別部類而為之序定林寺藏經即其銓次也中書令沈約絶重其文常置几案間凡都下寺塔及名僧碑碣皆出其手累官通事舍人表求出家先燔須自誓帝嘉之賜法名慧地

安定王朗改中興六月高歡起兵信都討爾朱氏乃奉太武玄孫朗行至芒山既平爾朱兆以朗踈遠又以恭英毅難制乃幽之假安定王詔奉之文曰武修即位

節閔帝恭改普泰是年安定王節閔帝皆為高歡所殺

右魏自太祖登國丙戌凡十二主百四十九年至梁中大通而分東西魏焉

壬子西魏孝武修改永熈字孝則孝文之孫廣平武穆王懐之子高歡廢節閔而立帝歡有不臣之跡帝欲除之歡覺舉兵内發帝恐奔長安依關西大都督宇文泰在位三年壽二十五是年高歡丞相建府晉陽

癸丑大通五年義烏雙林大士者姓傅氏名翕法號善

恵年十六納劉氏女妙光為室生二子普建普願嘗有西域沙門嵩頭陁者見大士曰吾與汝毘婆尸佛所同發誓今兜率宫衣鉢現在何日當歸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圓光寳葢大士笑謂之曰爐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何思彼樂乎居無幾常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身大士喜曰吾得首楞嚴三昧即舍田宅及賣妻子得錢五萬以設法施會遂於松山之頂因雙檮樹剏寺而居故名雙林日自營作夜則

行道有偈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復一日於山頂繞連理雙樹行道感七佛相隨釋迦前引維摩接後唯釋尊頻顧大士共語由是異迹日顯是年正月十五日遣弟子傅暀致書於朝其辭曰

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曰國主救世菩薩今欲修上中下善悉能受持其上善畧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無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畧以治身為本治國為

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畧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皆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申論義未遂襟懐故遣弟子傅翖告白翖投書太樂令何昌昌曰約法師猶置啟翕是國民又非長老殊無謙卑豈敢進達翖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泰寺詢皓法師勸速呈二月十一日進書帝覧之遽遣詔迎既至帝問曰從來師事何人荅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太子問大士何不論義荅曰菩薩所説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

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帝曰何為真諦答曰息而不滅帝曰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如此則居士未免流俗答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答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大千世界所有色像莫不皆空百川蕟注不過於海無量如法不出真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衆生有若赤子天下非道不安非禮不樂帝默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殿講金剛經聖師云大士能耳帝即名

大士大士對帝執拍板講經唱成四十九頌遂還雙林至陳太建元年四月將示寂謂其徒曰此身甚可厭惡衆苦所集要在護持三業精勤六度若墮地獄卒難得脫常湏懺悔又曰吾滅巳不得移寢牀七日當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于此弟子問旣歸寂後形體如何曰山頂焚之問若不遂復何如曰勿用棺歛但累甓為壇移尸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隨意安立又問諸佛滅度時皆說功德師之發迹可得聞乎曰我

從第四天來為度汝等次補釋迦故大品云有菩薩從
兜率天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是也言訖
跏趺而逝壽七十有三至七日上人法猛果持織成彌
勒像及九乳鍾來鎮龕所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
晉天福中錢王發塔取靈骨十有六片皆紫金色并道
具就府城南建龍華寺塑像安置大士嘗著心王銘一
篇其辭曰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名無相大有神力能滅千災成

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為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塩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内居停靣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别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瞋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内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

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
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于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
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能改是故智者
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
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雖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
防慎剎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
藏盡在身心無為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
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甲寅東魏孝靜善見改天平孝文之孫清河宣王亶之子高歡迎立都洛遷鄴年十一即位治十七年壽二十八歲

乙卯改大同 惠約法師垂誡門人言訖合掌而逝帝輟朝三日素服哭之葬誌公塔之左方嘗從約授戒者四萬八千人皆服緦麻哭送至塔約嘗所乘青牛垂淚悲鳴及雙鶴繞塔哀唳彌月而去

丙辰作皇基寺 陶弘景號山中宰相

丁巳東魏定州孫敬德虔事觀音為賊橫引坐罪臨刑

念救苦觀音刀三斫不傷三換刀俱折有司以聞高歡
歡為表請免死敬德還家事像項有三痕今世謂高王
經出此也
戊午李脩之得佛舍利遂大赦　東魏改元象
東魏元象元年有使西域回至葱嶺見達磨隻履單已
而西還門徒啟壙視之唯存隻履
己未東魏改興和
庚申佛祖傳法偈按禹門太守楊衒之銘系記云東魏

静帝興和二年庚申西魏文帝大統六年梁武大同六年高僧雲啟往西域求法至龜茲國遇天竺三藏那連耶舍欲來東土傳法雲啟曰佛法未興耳同止此遂將梵本譯為華言雲啟去游印土那連親將至西魏值時多故乃入高齊以宣帝禮遇甚厚延居石窟寺以齊方受禪未暇翻譯別經乃將龜茲與雲啟所譯祖偈因緣傳居士萬天懿乃殷勤扣問深悟玄旨遂將校勘昭玄沙門曇曜同天竺三藏吉迦夜所譯付法藏失於次序

兼無偈識僞本進去魏朝證其差謬付法藏傳乃魏武
真君年中崔浩寇謙之邪說毁滅佛法至文成帝和平
中重興故缺梁簡文帝聞魏有本遣使劉玄運往彼傳
寫歸建康流布江表唐貞元中金陵沙門惠炬將此祖
偈往曹溪同西天勝持三藏重共叅校并唐初以來傳
法宗師機緣集成寶林傳光化中華嶽玄偉禪師集貞
元以來出世宗師機緣將此祖偈作其基緒編為聖胄
集開平南嶽三生藏惟勁頭陀又録光化以後出世宗

匠機緣亦以祖偈為由集成續寶林傳宋景德中吳僧道原集傳燈録進于真宗敕翰林學士楊億工部員外李淮太常丞王曙同議校勘具奏詔作序編入大藏頒行天聖中駙馬都尉李遵勗絫石門聰禪師發明因緣聚禪學僧列此祖偈世系事緣成廣燈録上仁宗御製序文敕入大藏流通建中靖國元年沙門惟白將此祖偈以為標本成續燈録進上云云他宗不知其原謂七佛偈無譯寡聞淺識一至妄謬良可笑也

時隱士阮孝緒陳留人也家世仕宦父彥大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通五經大旨十六丁家難終喪入鍾山聽講久之母有疾緒在席心驚而歸合藥須生人參躬入鍾山採求未獲忽一鹿在前心異之至鹿息處果得人參藥成母疾得愈齊尚書令王晏來候之緒惡其人穿籬而遁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嘗以鹿林為精舍環以林池杜絕交游世罕得而見之御史中丞任昉欲訪焉而不敢進乃指鹿林謂其兄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繇是朝貴絶於造請唯與裴子野交好天監末累名不赴天子以為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二何孝緒並得遂其高焉南平元襄謂曰昔君大父舉不以來游取累吾弟獨執其志何也緒曰若麏麚盡可參馭何以異乎騤哉鄱陽忠烈王其姊夫也歲時之饋一無所受與劉著作同年劉卒緒曰吾其幾何即辨後事數日而亡壽五十八孝緒博極羣書無一不善精力强記為學者所宗既卒門人謚曰文貞處士初漢劉歆著七畧齊王儉

著七志孝緒普通四年著七録前五篇曰内篇六曰佛法録七曰仙道録謂之外篇劉歆七畧則以道家為諸子以神仙為方技王儉七志則先道而後佛孝緒七録則先佛而後道葢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
七録内外圖書總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凡天下之遺書祕記盡於此矣内佛法録經律論等五部凡五千四百卷至隋文帝仁壽開皇間𡩋書凡三十七萬卷及唐開元中祕府以甲乙丙丁四部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

并唐之學者所著之書共八萬二千三百七十四卷今唐書藝文志四部著録者凡五萬二千一百卷不著録者二萬七千六百三十卷共七萬九千八百三十卷其閏釋部特截僧俗二十五家所著之書凡三百九十五卷而已此古今書籍之數也

癸亥東魏改武定

沙門尚圓為武陵王遣宫中鬼怪一稱南無佛陀鬼皆失所自爾安静　是年黄門侍郎顧野王玉篇成

甲子上自天監以來事佛長齋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

丙寅改中大同

丁夘改太清

巳巳太清三年夏四月逆賊侯景陷臺城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上殿拜訖帝神色自若使引向三公坐榻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景皇懼不能對出謂左右曰吾每據鞍臨敵矢石交下了無所怖今見蕭公使人畏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復見之矣及景自稱大丞相

而徵求無已帝憤之遂寢疾然齋戒不衰日夕念佛不絶於口獨皇子侍側五月丙辰大漸不能進膳久而口苦索蜜未至而舉手曰荷荷遂崩於淨居殿年八十有六帝日角龍顏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右手文成武字幼嘗蹈空而行所居之室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慄前後受命符瑞凡六十餘事及即位太極殿常有六龍各守一柱其神奇異瑞自書契以來人君皆所未有幼而好學六藝備嫻碁登逸品至於陰陽緯

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並洞精微雖登大位萬機
多務猶手不釋卷然燭測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
金海三十卷五經義注講疏等合二百餘卷賛序詔誥
銘誄箴頌牋奏諸文凡一百二十卷晚奉佛道日止一
食膳無鮮腴唯豆羮糲飯而已或遇事擁不暇就食日
才過中便漱口而坐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惠諸經義記
數百卷聽覧餘暇即於重雲殿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
四部聽衆常萬餘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

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舉樂勤於政事每冬月四更竟即勑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近倖愆犯多縱捨坐是政刑弭紊每決死罪常矜哀流涕然後可奏性方正為居小殿暗室常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嘗褰袒雖見內豎小臣如遇嚴賓焉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出南史

史官魏徵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為

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不覊之度屬昏亟肆虐天倫及禍糾合義旅將雪家寃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翦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畧固不可得而稱矣旣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眷而布澤施仁悦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學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冑仁義折衝樽俎聲振寰區澤周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

息末敗本斲雕為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幾終夜不寐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唯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廁蒼頭之伍髙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髙祖屏除嗜欲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其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逮智有所不通矣

論曰魏鄭公論梁武帝可謂天下仁人之言也而新唐史蕭瑀傳賛亦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

終無大惡以浸微而已故餘祉及其後裔以此驗鄭公文論益可詳矣然韓退之嘗曰梁武餓死臺城蓋謂其屛嗜欲絶午後食至臨終齋戒不衰在忽情豈美享用者視之近乎餓死耳猶孔子稱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其微意乃所以成其美焉豈謂不得食而餓死哉凡謂得失成敗如魏鄭公之言乃春秋責備賢者之旨得不為萬世之公道哉

庚午簡文綱改大寳字世讃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侯景臺城立帝大寳二年景又廢之

右東魏十六年而高洋篡之

北齊姓高氏五主都于鄴○雷氏曰神武文襄文宣孝昭武成後主北齊五帝二十八年

高祖神武帝歡字賀六渾渤海脩人崩於晉陽葬漳水矣

文襄帝澄字子惠高祖長子為梁將所害壽二十九歲也

文宣帝洋字子進高祖次子承父相位朝臣使受禪侍中張亮謂孝静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願陛下遠法堯舜孝静欽容避遜而出齊王洋入即位降封孝静為中山王洋惡過桀紂復鴆静帝在位十年改元天保壽三十一

沙門慧文禪師當齊高之世獨步河淮法門非世所知履地戴天莫知高厚閲中論發明論是龍樹所說故遥稟焉是為台宗二祖北齊尊者九祖傳

辛未侯景懷朔鎮人初仕高歡為將擁兵十萬專制河南十三州歡死降梁祖後反攻梁祖立簡是年弑簡自立稱漢改年太始登太極殿御床脚陷僭立百日為羊鯤所殺

壬申元帝繹改承聖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初父夢僧眇一目執香爐云托生王宮已而母夢月墜懷中後生帝也首封湘東王統義兵于江陵既臺城失守即位于江陵復命陳霸先王僧辯破侯景又為詩四絶西魏進土囊弑之壽四十七在位三年

西魏廢帝欽文帝太子宇文泰立之雖在位而制由泰帝不勝憤欲除之泰覺遂廢帝立恭帝即位二年不改號

世尊示滅一千五百年矣

承聖元年三藏真諦將歸天竺至廣州刺史歐陽頠延之制止寺沙門東愷等請譯起信俱舍等論諦有氣宇風神爽邁頠之子紇居別墅在河洎閣諦每訪紇以坐具敷水面跏趺其上飄然往還坐具略不霑潤或不敷具即折荷葉而濟時好事多圖畫而奉祀之荆山居士

陸法和少隱江陵清溪山服勤沙門執弟子禮及長出游語音巴楚容色異常以操行絶等為梁湘東王所重即以閒散甚為諸公欽敬初侯景始降法和知其必叛以語朱元英元英不了其意未幾景圍京城元英求策和曰取果宜待熟景遣將任約擊湘東王法和就乞軍禦之對壘赤沙湖賊因風縱火燒廬法和以白羽揮風風即返約軍大潰士卒求約不獲法和曰洲際有水刹約在其下也可往擒之果得約抱刹仰頭出鼻法和捨

之謂王曰他日當得力約後果立效法和所至江湖必立放生池切戒殺生湘東王即位是為元帝以法和為郢州刺史始法和欲大舉定魏帝不許法和笑曰吾嘗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窺人王位耶但於空王佛所與王有因緣如不能用則奈業何帝敗歸齊齊宣帝喜其來封太尉賜甲第法和乞為佛寺身居偏室日手持香爐行道禮佛燒香凝坐預期死日時至坐去尸縮三尺許題壁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

子遞代坐又曰二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指婁太后也人懼塗削之終不能去其神異如此
承聖三年北齊高帝詔徵僧稠禪師稠將啓行而峯巒振響飛走悲鳴如是者三日而止稠至京師降蹕迎候命入宮授菩薩戒盡停五坊鷹犬及傷生之具禁境内屠殺稠留禁中四十日出居外寺尋有旨罷講席俾沙門盡習禪觀稠入諫帝以為弘通教理漸誘童蒙正賴講授願勿禁也從之及宣帝即位嘗謁稠稠牀坐不迎其

徒有勸迎者稠曰昔賔頭盧尊者迎阿育王起行七步致王失國七年貧道雖寡德兾帝獲福耳俄以此被譖帝銜之將復入寺按其不敬誅之稠已知之及帝入寺預出十里許候之帝恠問稠曰恐身血污伽藍故遠來就刃耳帝懼然悔謝謂其臣楊遵曰朕不明幾妄黷聖師即奉之如故因從容啟帝曰陛下前身羅刹也今好殺葢餘習耳帝問何以知之稠請以盆貯水自咒之命帝臨觀果自形正羅刹之狀仍有羣羅刹隨之帝大驚自

是絕葷終日坐禪禮佛行道如旋風焉

甲戌敬帝方智 字惠相小字法真元帝九子元被西魏破江陵殺之陳霸先殺王僧辨而立帝即位以霸先為相進封陳王明年受禪帝十六歲終在位二年

西魏恭帝廓 文帝第四子宇文泰以柳刺之言廢欽立帝泰卒其子覺襲相位進封周公時年十有五歲其叔宇文護逼帝禪位于覺封帝為宋公帝在政三年

乙亥改紹泰

後梁 姓蕭氏都江陵 雷氏曰宣詧歸琮西魏附庸後梁三主三十四終

宣帝詧 字理孫蘭陵人武帝孫昭明太子統第三子也宇文泰立之于江陵在位八年

改元大定壽四十四矣

北齊勑二教角試天保六年九月下詔勑諸沙門與道士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金陵道士陸修静等初為梁武所棄遂奔入魏至是頗盛而齊文帝復事佛静等忌之詣闕請與釋子角法有吉令上統法師尅日較勝負至期大集公卿脩静等以術咒僧衣鉢及宫殿梁柱皆舉震動諸僧相顧缺然無對於是萬衆諠譁得以道流為勝修静等雀躍魚視高自矜誇以巳為神仙輩也

又言沙門現一我即現二今以小術誘之耳帝顧謂上
統曰佛門豈無人哉統曰方術小技儒俗鄙之況出家
人也既承天命令拒可令最下座僧對之于時有法師
曇顯不知何許人居下位被酒昂兀而坐統令二人扶
上高座登而笑曰向咒衣柱而飛動者我故開門試卿
術耳令取稠禪師衣鉢置地使咒之靜徒併力作法逾
時不能動帝勑取衣一加十輩並不能舉顯即自取置
諸梁上使咒梁柱亦不能動顯又曰我先醉耳有所聞

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果爾否靜曰然顯乃翹一足曰我正現一請卿現二靜徒默無所為相顧慚縮失色獨修靜更欲以頰舌勝之即曰爾佛自言為內內即小也以道家為外外即大也顯應聲曰然則天子居九重之內亦應小於百官耶靜氣咽無對羣臣皆呼萬歳忻躍而罷顯風度弘曠趣向叵測後不知終帝親鑒臧否於十月乙夘朔日也是月丙辰文帝詔曰法門不二真法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中世假妄俗人未

悟乃有祇崇麴糵是味喪昧虛宗旣乖仁祀之源復違
祭典之式宜從禁止無或遵風應道士自謂得神仙者
可上三爵臺飛騰遠舉不能爾者並宜改迷歸正詔
玄上統剃度出家縣是齊境道流遂絕矣杜弼字輔言
中山曲陽人年十三進士甄琛問策下筆如流王澄見
所答歎曰王佐才也仕高歡甚見敬使魏帝知弼深於
佛理問經中佛性法性何異弼曰正是一理帝曰說者
言法性寬佛性狹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

性體非寛非狹帝曰既言成寛成狹何得非狹非寛弼曰若定是寛則不能成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為寛以非寛非狹故能寛能狹所成雖與能成常一帝曰善奉使稱旨既還文襄問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而天下喜罰一人而天下服二事得中自然盡善文襄悦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

丙子改太平

右西魏二十五年而禪于宇文周

後齊

叙曰元魏將季其祚分崩肅宗孝明帝崇尚佛法胡太后親臨國政一紀之内天下晏然及帝崩太后死高歡誅賊爾朱榮於鄴燒洛陽宮室奉清河郡王立于鄴凡一十七載扶翼魏朝至太清三年武帝崩歡亦先殞世子澄襲相王位未幾而殂魏靜帝乃遜位於高洋即歡之第三子也世族武川仍都鄴下神用卓詭智愚混無十餘年間教法中興僧至二百餘萬寺院凡四萬餘所

六主相承二十有八年為周所滅齊書著作王劭述佛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又引列禦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黄帝游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游神而已此之所言髣髴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異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心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辨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念達人則謹其身口修其定恵平等解脫

究竟菩提及僻者為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思也矣

丁丑　右梁五十七年而禪于陳

後周宇文氏王木徳共五主都長安○雷氏曰太祖閔明武宣靜帝後周五主二十五年

敘曰周之藝祖宇文覺者即魏大丞相泰之世子也泰舉高陽王為帝遷都長安號西魏凡一十八年廢帝更立齊王為帝四年而泰薨覺承魏禪當年被廢立弟毓

為帝四年而殂乃立弟邕邕即周武帝也閱十餘年至建德初惑於道士張賓等妖言惡黑衣之讖除廢釋氏毀寺院四萬餘所僧三百萬悉令還俗洎滅齊未幾改元宣政五月而殂太子贇立自稱天元皇帝大象二年五月崩太子衍立明年二月禪位于隋周五主凡二十五年國除初宇文泰及大冢宰宇文護並崇重佛法與西域三藏十餘人宣譯經論天文等凡百餘卷云

周太祖文皇帝小字黑獺郡代武川人其先出于炎帝之後炎為黃帝滅子孫

遁居朔野有裔孫普回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回以為天授俗謂天丈曰宇乃遂以國號宇文并以為姓後廢齊即位焉

孝閔帝覺小字陀羅尼文帝弟三子泰卒帝受魏恭帝禪不改年號王木德在位二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

元 釋念常 撰

陳 都建康雷氏曰陳高霸先文

廢宣後合為五主三十三年

丁丑高祖武皇帝姓陳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受梁敬帝遜禪即位年五十七崩於璇璣殿在位三年改元永定 周閔帝宇文覺從兄護殺之而立毓

敘曰有梁祚微禍難自作東魏賊侯景因隙來奔高祖建義内之封為河南王秉寵作亂遂陷臺城先是梁湘東王出鎮荆陝使王僧辯陳霸先等平金陵未

幾湘東王為西魏所滅侯景既誅僧辯仍為霸先所殺太平元年梁敬帝遜位霸先即帝位於金陵以姓為國蓋吳興長城下若里人也世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陳寔之裔身長七尺五寸鬚長三尺垂手過膝神明髙放有大志畧衆所推重既臨大寶復梁舊政崇重釋氏金陵舊來七百餘寺侯景焚蕩幾盡陳髙祖悉皆修復㶅經講道不替前朝自創國至禎明三年凡五主三十三年國入於隋其二十四年與周同政

九載與隋同政時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拘那陀羅陳言真諦十四年間隨處譯經論疏傳等四十八部凡二百三十一卷云

真觀法師釋門龍象也時徐僕射領軍禦世欲僧為兵師馳書勉止其言傷怛足以發囬向之心又著無性因緣論

周明帝毓小字統萬突文之長子在位四年改元武定 周用明克讓歷

庚辰文帝㨿改天嘉字子華高祖兄昭烈王興之長子高祖與兄同經營帝業故遺詔立

之天康乙酉崩於有覺殿在位七年

周 明帝中從兄護毒死而立弟邕

沙門稠禪師乃魏跋陀三藏之資也受具往嵩山少林又抵覃懷王屋之柏巖寺解二虎鬭由是舉世知名齊乾明元年示寂於龍山雲門寺

齊孝昭帝演改皇建 字延安神武第六子聰敏仁孝勤於政治一年因捕兎驚馬墜地而崩壽二十七葬靜陵

周武帝邕改保定 小字彌羅突文之第四子登位惟布衣帳無金寶飾禁斷華綺土階聽政不施檻栱後宮嬪御不過十人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崩於輦舉葬孝陵

法師洪偃雅為文帝所重及齊使崔武子有專對才朝廷憚之帝以偃才學兩優命館伴武子武子加嘆而歸由是朝議欲奪其志歛以冠巾偃聞命即絕食以死自誓帝以其確誠從之時稱偃四絕謂姿容德行文章草隸臨終謂其徒曰世人為貪心之所暗貪已則惜落一毫貪他則求無厭足至於身死之後高其墳重其槨必謂九泉之下還結四隣一何可歎今瞑目之後以脯腊鄙形布施飛走及卒弟子如其誡有文集二十卷詔藏

秘閣

法師寶瓊陳宣帝命為僧統綏禦有法四衆安之屢入重雲殿講道帝尊之為師初梁魏間僧統盛餙伏直僭擬官府至瓊奏罷之每出從數頭陀杖笠而已於時海東有十二國聞瓊道徳不可見遣使奉金帛求瓊畫像其為天下敬慕如此及卒法師曇衍繼為僧統亦有重名衍初生下四十齒已具舉世異之

壬午後梁世宗歸改天保 字仁遠詧第三子在位二十三年

齊武成湛改太寧神武第九子淫亂無度信用嬖寵傳位太子在位四年壽

三十二崩又改河清

癸未周保定三年有牛生足於背上出北史

乙酉齊後主緯字仁綱武帝長子昏亂暴虐殺斛律張崔等忠臣在位十三年改天統

旃檀瑞像至此三百六十七年在淮南

是年衛元嵩上疏減僧初周武崇佛氏天保六年嵩上

十一條省寺減僧云僧多怠惰貪財冒利不足欽尚台

百僧入內道場七日伺過不得無何乃止嵩後感惡疾

而卒世尊曰獅子身中蟲萬何不當之矣

丙戌改天康　周改天和用天和歴

丁亥廢帝伯宗改光大年九歲而卒在位二年

大教東被五百年矣

台宗三祖惠思禪師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寛慈頂生肉髻耳有重輪象視牛行與世自異夢梵僧勉令出俗辭親入道及稟具戒日惟一食不受别施閒北齊惠文

聚徒衆法清淨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性樂苦節傭僧為業於三七日中得宿命智而習漏未盡後於定中放身倚壁未至閒霍爾開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背舍徐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遥但向已求莫從他覔覔亦不得得亦非真後在大蘇獎於烽警山侶不遑安處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岳時陳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也至即告曰吾至此滿十年耳先是梁僧惠海居衡嶽寺及見師欣然

讓之時稱思大和上或問何不下山教化衆生思答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有何衆生可化嘗不豫因念曰病由業生業由心起心緣不起外境何狀業病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身遂輕安陳高祖徵至都安置栖玄寺甚蒙咨揖久之辭還南岳師曰寄迹兹山止十年耳期滿當移時衆不識其旨及還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陳大建九年丁酉六月二十二日咸聞異香師更攝心諦坐至盡頂煖身軟顏色如生春秋六十有

四師奉菩薩三聚淨戒至如繒纊皮革多由損生故其服章率皆以布寒則艾衲用犯風霜至於所被法衣都無蠶服縱皆受法不云得成若乞若得蠶綿作衣准律結科斬捨定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惟南嶽獨斷高遵聖檢也今之列其派者華裾茜服恣尚鮮麗得無恧乎

己丑宣帝項㱿大建字紹世小字師利昭烈王興次子文之弟也身長八尺三寸大有勇力善騎射生五十一子年五十三歲崩宣福殿在位一十四年

周武天和四年帝命名儒僧道伸述三教利病沙門道

安作二教論二十篇以儒道九流為外教釋氏為內教意謂上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宏淳風日澆丘索之文乃著苞綸七典統括九流咸為治國之謀並是修身之具若派而分之數應為九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今乃一化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辦豈不上傷皇極莫大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獘哉及闢譯內典奏之於朝久而無報安勤於奉毋凡薪水飲食皆自力營進其徒有代之者安曰吾毋也豈可勞人哉及周武

廢教以安宿望欲官之安以死拒絕尋以大教堙阨號慟而卒

周武天和四年謠言黑衣武以猜為心有道士張賓之等譎詐罔上私構其黨以黑釋為國忌以黃老為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釋親受符錄躬服衣冠是年己丑三月十五日召三教名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道最先出於無名之前超乎天地之表議者紛紜弗定至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帝曰儒道

二教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陳理無由除削至四月初更依前集雖極言陳無得面從也又各理伸弗克定矣遂勑司隸大夫甄鸞詳審二教至於天和五年鸞詳二教上笑道論三卷其表畧曰

切吕佛道二教事迹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件相對佛者以因緣為宗道者以自然為義自然者無為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臣亦何人奉

勑降問敢不實答其道德二篇可為儒林之宗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删定按五千文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大笑之不笑不名為道臣輒率下士見為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道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呈心魂失守出宏明集

周武至五月十日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為傷蠹道法不愜本圖火焚而已論具如宏明集周大夫甄鸞者實

高識君子也弗知懼大敵而勇於小敵者焉王令詳定二教優劣直以正見剖析無使偏意在懷而著此論褒貶臧否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此之謂夫傷哉火矣

又上道安所著二教論二十篇帝詳審諸以問朝宰無有抗者遂寢其事其論畧曰鍊心之術名三乘内教也救形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即在儒流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

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㝡高也道家者流蓋出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法家者流蓋出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墨家者流蓋出清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墨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此其所長也縱横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含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制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

以足衣食故八政曰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泒而别之則應有九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其論文之作内外該括文詞峭拔義理淳簡誠可敬也

庚寅齊改武平

壬辰周改建德

甲午周廢釋建德三年五月十七日周武終成妬忌信張賓之議欲偏廢釋教因大集百僚命沙門與道士辯優劣預令張賓之飾詭辭以挫釋子冀即其義負而擠

之於時法師知炫對帝抗酬辭吐精壯帝意賓不能制即遑天威垂難辭左右叱炫聽制旨炫安詳應對陳義益高陪位大臣莫不動容欽歎帝不能屈明日詔下遂兼道教罷之

丙申齊改隆化周兵陷并州上走鄴傳位太子恒

丁酉周伐齊至鄴齊王緯走獲之封為溫國公

幼主恒改承光與後主俱走青州周兵執之國亡 右高齊五主

二十八年宇文周併之

戊戌周武建德六年滅北齊據鄴都用韋孝寛楊堅等眷東平高氏名前修大德並赴殿下帝登座序廢立義其略曰六經儒教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真佛無相遥敬表心佛經廣歎崇建浮圖徒廢民財凡是經像皆毁滅之一切僧尼並令還俗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於時沙門大統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闗内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勅催答並相顧無色俛首垂淚於時有沙門惠遠者姓王氏乃曇師

和上之門資也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排衆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相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聞經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何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虛空是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以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有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故但識其母不識其父

同於禽獸帝又無語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則國家七廟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帝又不答乃曰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國家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為非將亦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立若是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

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義通行者其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内輪王一化何不遵佛經而令獨廢帝又無答遠曰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踈未成至孝遠曰若如是者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假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

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
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
王力自在廢滅佛法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
下何得不怖帝悖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
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
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屈無對所
圖意盛更無所答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
帝已行虐師知時不濟隱居楚澤青蓮山養道造涅槃

等疏有擲筆凌空之驗武既怒佛道二宗俱被廢滅東川寺觀凡四萬餘區並賜王公僧道三百萬人悉充軍民財產並收入官帝以為得志焉傷哉

法師靜藹者聞詔下慨然曰食周之粟而忘其事謂之忠乎即詣闕奉表求見武帝許之及引對極陳毀教禍福報應之事指證明白帝為改容顧業已成既行之詔不可返因謝遣之藹退而泣曰大教阨塞吾何忍見之遂遁入終南山帝尋欲官之遣衛士求藹藹聞從入太

一山衛士不獲而返謁以法滅號泣七日夜聲不絶撰三寶錄二十卷假設主賓抑揚飛伏廣羅文義宏贊大乘并錄見聞事實藏諸巖洞庻後代之再興耳尋告弟子曰吾生無補於世將事捨身衆號泣不許因令侍者出山謁瀝血書偈一篇遂坐盤石留一衲衣自條其肉布於石上引腸胃掛於松枝五臟皆外見餘筋肉手足頭面咼析都盡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者歸山猶見捧心而坐餘骸並無遺血但見白乳傍流凝於石次聞者

靡不流溺時年四十有五云

丁酉周武建德六年既克齊改元宣政帝癘疾稍作五月一日歸長安延壽殿癘甚二十四日遷雲陽宫六月一日殂子贇立於同州　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自言外祖為隋僕射封齊公親見文帝問死還活者初死見周武帝云為我上聞大隋天子昔日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為滅佛法受大極苦願帝為我助作功德也帝以庫藏不敢私費乃化天下人各一錢

為追福懺罪也

戊戌周宣帝贇字乾伯武長子即位未及年禪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驕佚淫湎改元大成又改大象年三十二崩葬定陵在位一年

釋任道琳者以學業淹博得近周武議論二十餘日酬酢七十番周武窮極精思不能屈嘗許以復教會其崩不果至是道琳伸請尤力帝從之

已亥周宣帝二月二十六日詔曰佛法宏大前古共崇詎宜沉隱舍而不行自今應王公下逮黎庶並宜修事

知朕意焉　四月二十六日復詔曰教義幽深神奇宏大雖以廣開化儀通其修事而崇奉之徒勿須剪髮以乖大道宜視菩薩儀範權服冠纓所司條為儀注於是琳等妙選舊沙門懿行貞粹聲望卓異者百二十人入陟岵寺仍舊住持

庚子周靜帝衍更名闡宣之長子大象即位隋公楊堅修政十一月封為隋國公罷入市稅錢復佛道二教大定九年遜位於隋居於別宮隋氏奉帝為介國公服飾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稱表答不稱詔隋開皇元年五月帝年十九而崩葬之茶陵在位一年　五月天元俎以天元皇后之父楊

堅輔政襲封隋國公也

辛丑周改大定 正月改元二月禪於隋 二 右宇文周五主共二十五年

隋高祖文皇帝名堅 小字那羅延本弘農華陰人也其先漢太尉楊震之後八世孫鉉仕燕北平太守元壽仕魏武川司馬惠嘏太原太守烈平原太守寧遠禎生隋公忠忠生帝相周封隋王大定元年受周禪八年廢梁九年平陳天下一統克儉為良主都於龍首山故長安也仁壽四年太子廣弒之壽六十四葬之太陵在位二十三年

改年開皇

壬寅上殂太子立 設無礙會舍身

癸卯後主叔寶改元至德字元秀小字黄奴宣之長子即位荒淫酒色禍亂非常後與張麗華孔貴嬪逃入宫井隋文廢為長城公至仁壽四年癸亥十一月壬子終於洛陽壽五十二歲在位六年

甲辰隋初行甲子歷

丙午後梁琮字温文歸太子寛仁大度博學善射即位改元廣運後其叔安平王嵓擁江陵士庶奔陳琮時朝隋隋乃廢琮為莒國公在位二年而梁絶矣

丁未改禎明

己酉右陳五主三十三年而隋併之後梁三主三十四年而隋

併之

庚戌隋文帝開皇十年

序曰天命有隋膺斯五運帝君榮祐宅此九州所以誕育之初神光洞發君臨已後靈瑞競臻故使天兆龜文水浮五色地開泉醴山響萬年雲慶露甘珠明石變聾聞瞽視啞語躄行禽獸見非常之祥草木呈難紀之瑞是知昔聞七寶匪局金輪今則神異四時偏知玉燭往以赤若之歲黃屋馭宸土制水行興廢毀之佛日火乘

木運啓嘉號於開皇高祖以周靖帝大定二年黃龍降於舊第鄉雲見於城闉二月十三日周以帝祚歸禪在隋景命既臨服黃替皂廢周六官依漢三省佛日還曜法水潛通其冬有周沙門賫西域梵經二百餘部齊期而至下勑所司訪人飜譯開皇二年仲春之月便就宣傳季夏詔以龍首之山川原秀麗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凡城殿門縣園寺皆以大興為額三寶慈化自此而興萬國仁風緣兹遠大伽藍欝峙法宇交臨開士肩聯信

心踵接及仁壽啓號寶塔是興百有餘州皆陳瑞應於
斯時也四海靜浪九州無塵大度僧尼將三十萬崇緝
寺宇向有五千翻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論垂五百
卷及煬帝嗣籙卜宅東都仍於洛濵上林園置翻經館
四事供養無之於時今叙一朝兩代三十七年祖師碩
儒高僧法匠十有五人顯大隋我教之隆盛焉
辛亥法師曇延姿度瓌異身長九尺六寸垂手過膝目
光外射才望與惠遠相埒述諸經義疏議者謂標舉綱

目遠不逮延文句愜當延不逮遠齊太祖從之問道給
月俸會周使周弘正來聘大臣舉延接伴弘正恃才氣
出入上見延悠然意消及還求延畫像并所著疏論而
歸帝益重之進位昭玄上統周武廢教延遁入太行山
及隋受禪即日削髮以沙門謁見文帝大悅下書復教
久之歲旱有旨命延率衆祈雨雨不降帝問故對曰事
由一二帝遣京尹蘇威問一二之意延曰陛下躬萬機
之政羣臣致股肱之力雖通治體然俱慈玄化欲雨不

雨事由一二也帝識其意勑有司擇日於正殿設儀命
延授以八戒羣臣以次受訖方炎威如焚而大雨沛然
傾注帝悅自是延每入朝必親手奉御饌供之臨終以
表辭帝詑以外護帝哭之哀甚葬日百僚縞素送之內
史薛道衡祭文畧曰往逢道喪玄綱落紐棲心幽巖確
乎不拔高位厚祿不能回其慮嚴威峻法不足懼其心
經行晏坐夷險莫二戒德威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
法再興卓爾緇衣鬱為稱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義

三寶由之宏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蹤澄什超邁安遠矣

壬子釋尼智僊者河東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長通禪觀時言吉凶成敗事莫不奇驗居般若寺會文帝生於寺方季夏盛暑乳母遽扇之帝寒甚幾絶不能啼左右大驚尼就視之曰兒天佛所祐宜勿憂也即舉之呼曰那羅延因以為小字抱詣太祖語曰兒來處絶倫俗家穢雜不宜留請為養之太祖遂割宅為小門通

寺以兒委僊視育後皇妣來抱忽見兒為龍驚墮於地僊失聲曰奚為觸損我兒令晚得天下及帝稍長僊密告之曰汝後大貴當自東方來佛法時滅賴汝而興及周武廢教僊隱其家内著法衣戒行彌篤至是帝果自山東來入為天子大興釋氏僊前此而卒帝對羣臣稱阿闍黎以為口實又云朕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定從道人中來少時在寺長育至今樂聞鐘磬之聲是年關輔旱帝引民就食洛州先是律師靈藏者帝為

布衣交至是命藏陪駕既而趣向藏者極盛帝聞之手勑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藏由是度人前後數萬間有譖之者帝曰律師化人為善弟子禁人為惡言雖有異意則無殊

是年李士謙卒士謙字子約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其族長伯瑒每歎曰此子吾家顏子也善天文術數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如此積三十年雅好舉止約以戒定有謂其修陰德士謙笑曰夫陰德其猶耳鳴惟己知之人

無得而知者今吾所作仁者皆知何陰德之有㝡善玄言客有疑佛報應之說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徵耶佛曰輪轉五道無復窮已而賈誼亦云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至若鯀為黃能杜宇為鶗鴂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黿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羊祜前身李氏子此皆佛家變異形報之驗客又曰邢子才云世有松柏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

也變化皆由心業豈關木乎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去

論曰北史史官蔣洸等記李君之事詳悉如此豈非心懐佛德盡已之誠不敢欺誄後之來者與士謙以日月星方三教然乍觀似有優劣至若照明世界運轉生靈則一德也是三者闕一則安立不成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賢哉李君吾見其深於性命之大原也

癸丑二祖慧可大師示寂於開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也師虎牢人少博極羣書尤精玄理及覽佛經超然自得遂出家依龍門香山寶靜禪師得度具戒年甫四十忽一日定中神告曰將證聖果無滯於此須臾頓覺頭痛如刺欲行求治空中有聲曰此換骨耳非常痛也因以告師師視其頂有五峰隆起乃曰神既助汝可行求道吾聞天竺達磨近至少林宜往依之師至少林投機授法語載達磨章中及少林歸寂師繼闡玄化嘗至北

齊遇一居士不言姓氏且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覔罪了不可得師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師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其心亦然佛法無二也師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寳也宜名僧璨授具戒畢乃告之曰達磨大師來自天竺以正法眼藏密授於吾吾今付汝并達磨信衣汝當護持無令斷

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曰師既預知願聞示誨師曰昔達磨傳般若多羅讖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吾校年代正在汝身當審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夙累今要償之師於鄴都隨宜行化經三十四年乃晦迹混俗或過屠門或入酒肆有怪而問之者答曰我自調心非關汝事最後於筦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雲集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

涅槃經學徒聞師說稍稍引去和不勝憤興謗於邑宰
翟仲侃侃惑其說加師以非法遂怡然委順年一百有
七識真者謂師償債葬磁州滏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
謚大祖禪師

丁巳天台智者禪師示寂於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師諱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有晉遷都寓居
荆州華容縣梁散騎益陽公起第二子母徐氏夢香烟
五彩縈回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

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其光乃止憶先靈瑞呼為王道臥必合掌坐必面西年長時口不妄噉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啓一徧即得二親過絕不許更誦志學之年仕梁承聖屬元帝淪没北度硤州依舅氏尋討名師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法緒出家授以十戒仍北度詣慧曠律師北面横經具蒙指誨又詣光州大蘇山南嶽禪師受業心觀乃於北山行法華三昧

始住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思為印可嘗令代講思躬執如意在座觀聽語學徒曰此吾徒之義見恨其定力少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邇學成往辭思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既入南嶽大師詣金陵綿歷八周語默每思林澤乃夢巖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見一僧搖伸手臂挽師上山以夢通告門人咸曰此天台山也因挾道南征隱淪斯巖

陳少主降勑徵入前後七使師乃赴都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講智論及金陵敗覆策杖荆湘會大業在藩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欲遵戒法致書累請師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設千僧會為王授戒未幾王入朝師旋台嶽躬率禪門行光明懺仍立誓曰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顧從速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誡曰宜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

台大石像前春秋六十七矣弟子章安親傳戒法焉

辛酉改仁壽

初文帝龍潛時遇梵僧以舍利一裹授之曰檀越他日為普天慈父此大覺遺靈故留與供養僧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帝登極後甞與法師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竟不能定遷曰諸佛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帝始作七寶箱貯之至是海內大定帝憶其事是以岐州等三十州各建塔焉

是年六月十三日詔曰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衆生津濟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現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片分送舍利往前三十州建塔每州僧三百六十人為朕及皇太子后妃諸王內外官僚士庶懺悔及於相州戰場立寺七日行道任人布施限十文而止所施之錢以供營

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别外州郡僧尼普為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石函總管刺史下至縣尉自非軍機停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務盡誠敬副朕意焉是日帝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瑠璃瓶各三十以瑠璃瓶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内薫陸為泥塗蓋而印之諸沙門各奉而行初入州境總管刺史夾道步行四部大衆

威儀齊肅共以寶蓋旛幢華臺像輦佛帳經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圍繞讚唄依阿含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於是沙門對四部大衆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愍衆生切於骨髓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之深至懇惻涕零及宣讀懺悔文至舍利將入函沙門高奉寶瓶巡示大衆人人拭目諦視共覩光明哀戀號泣聲響震地凡是安置之處悉亦如之帝於十月十五日午

時在大興宮之大殿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人旛蓋香花讚唄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僚素食齋戒及舍利入塔訖帝曰爾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其言 見著作王邵舍利感應記

癸亥三年文中子王通既冠慨然有濟世之志西游長安見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道尊王道推霸畧稽古驗今恢恢乎運天下於掌上帝大悦曰得

生既晚天不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憂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六經賛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者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如晦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王珪温彦博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餘往來受業者千餘人大業中累徵不就十三年疾病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

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遂卒門人謚曰文中子嘗為中說以擬論語其周公篇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孔子之罪也玄虚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或問佛文中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觀皇極讜議三教於是乎一矣通弟績亦著書號東皐子

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磎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

罷程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收曰叟何為者而徵吾歎負苓者曰麗朱者亦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歎是六腑五藏不能受也吾是以問收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

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晝也自伏羲氏泄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羸歎而嗟文王負其吝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石室論曰宋司馬文正公曰文中子云佛聖人也審

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見矣第今言禪者好為
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
妄因廣文子之意作觧禪頌六首果如此言雖中國
亦可行矣不然則吾所不知也其卒章曰言為百世
師行為天下法為賢為大聖是名物菩薩噫文正公
繼孔孟荀楊為大賢者也庸有不知佛哉觀其頌則
文正公平生所為皆佛菩薩之心也特禪之一法雖
吾門亦標表以為教外別傳自非積三二十年息心

絶慮則莫能究其旨謂之隱語大言似是而實非也何則東臯子猶以伏羲畫卦泄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礫裂元氣使知者不知大朴散矣矧不立文字之禪直指人心於語言形迹之表詎可常程義理而求其言說耶是不獨文正公文中子楊孟諸賢未暇留神吾徒傳教大法師輩固有不知而興謗者故先德云千人萬人中撈摝一个半个而已夫豈易信也哉

闍那崛多西天竺人也帝時至長安大興善寺奉勅譯
法華等經是年示滅
仁壽初詔曰皇帝敬問章洪山之南谷智舜禪師冬月
極寒味道安隱勉勗蒼生成就聖業惟慈願力朕實嘉
焉今遣開府盧元壽宣朕意起禪師赴闕舜以疾辭不
赴初舜從稠禪師出家習定或時覺有妄念即以錐刺
股由是塵慮不入至不得已或出一言不過戒定惠而
已如是十餘年稠奇之曰汝於人事殆無心哉而今而

後可與言道矣後辭入贊皇山好事者奉米麵供之舜辭去一不受或問故舜曰山居橡櫟足以禦飢何煩於人其簡易如此見啗肉者必慘容戒之曰六道殊形汝無不經一切有命皆女父母一切有生皆女曩形而食其肉者是食女父母女心安忍哉聞者悛革也

甲子 詔賞罰度支並付太子廣上疾楊素使張衡入侍上暴崩太子即位　時天下戸口抄計八百九十萬

乙丑煬帝廣 小字阿麽高祖次子篡立于仁壽宮初登位稍親政後幸洛陽營建東京發河南人

夫數百萬開通濟渠而達淮泗龍舟鳳舸又至江都民不堪命而羣盜蜂起四海土崩後為宇文弑之壽五十九歲

冬煬帝有事於南郊詔僧道並同俗拜道流莫敢言諸沙門例不奉詔帝詰之曰詔條久頒卿等固不奉命何也時法師明瞻者對曰陛下若使准制罷道則微軀敢不奉命如知大法可從則法服之下僧無敬俗之禮帝曰何以致拜周武瞻曰周武任威縱暴仁德不施不足為有國者法陛下聖政惟仁不枉非罪是以貧道得盡

忠言帝默然而罷有司以瞻抗對將抵以罪瞻曰所坐者瞻也願不以非律加吾徒帝壯其不撓而不問凡敬主之議由此而絶焉

丙寅是歲三祖僧璨大師示寂師或云徐州人初以白衣謁二祖既授衣屬周武廢教往來司空山積十餘年人無識者隋開皇十二年有沙彌道信禮師曰願和尚大慈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授具戒已屢驗以

玄犍知其縁熟乃付衣説偈曰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并付法衣曰吾既得汝能事已畢即優游江國歷羅浮諸山復還舊止士民樂其歸相率致供師為四衆説法已於法會大樹下儼立合掌而逝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曰鑑智禪師著信心銘一篇其辭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虚無欠無餘良

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邉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絶言絶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功須臾反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

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迷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絶惱繫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有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虛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如如體玄兀爾忘緣萬

緣齊觀復歸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皆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智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絶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

能如此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丁夘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啓會義法筵命法師惠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永通欲先立義淨曰道流入寺義有主賔汝安得先於是淨問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且道體一故混耶體異故混耶若體一故混則正混之時已自成一是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且未混之時已自成二然則

二非一起矣衣通茫然不知所對無言而罷

乙亥煬帝窮奢極侈乘龍舟錦帆泝汴而下入於揚州

天下諸侯反叛稱帝王者各據一方凡五十二處太原

唐公李淵起義兵而來救駕矣

丙子唐師至江都帝以手琢案曰渠有奇相渠得之矣

十一月唐師入京遥尊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紹

隋室也

恭帝侑煬之孫元德太子之子十三即位以唐公為相進封唐王次年五月禪位與唐封為酅國公武

德二年薨壽十
五在位二年
丁丑改義寧上在江都淫虐日甚宇文化及因思歸之士夜入宮弒帝及宗室皆死
神僧法喜者貌寢陋年若四十許嶺表父老咸言兒時
見之談晉宋間事歷歷可聽又自言嘗從東林遠公游
語默不常然皆為吉凶之兆煬帝幸維揚聞其有異召
之俄一日繞宮中徧索羊頭帝惡之以付廷尉手足鋃
鐺禁衛嚴甚喜日丐於市飲食自若有司以聞帝命按
視封鑰如故及啓戶視之惟見袈裟覆黃金骨骨皆連

鎖遽以白帝勑長安王恒覈實如狀詔以香泥樹骨塑之是夕喜以泥像起行言笑如故遂釋其禁未幾示疾命嘗所善者去其薦置身簀上下以熾炭炙之數日半身紅爛即死葬之香山寺側後數歳有自海南歸者見喜無恙其人發冢視之惟空棺爾計是時喜已三百餘歳矣及煬帝於江都遇弑方悟喜索羊頭之驗云

石室論曰唐牧之云昔有相士稱文帝當有天下後果篡奪得之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繼久矣一

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十年老壯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當曰此爲楊氏禍乃可謂善相者牧之之論誠爲警絕然文帝削平天下混一海宇君臨萬國者二十四年𠛬置禮樂法度多爲唐所遵用仁壽間天下户至八百七十萬以唐疆宇之廣歷五朝至天寶末纔九百餘萬户隋文開統而身及太平固一代之英主也惜其末年任一楊素而弗獲其終嗚呼豈惟隋文而已哉凡魏晉以來苻石姚劉二蕭陳高

宇文楊氏十三朝興亡因果循環之驗皆毫末無差吾教所以誕敷六合有大益於天下國家者其言因果報應之事與天道大合有以助天為勸沮也故鴻經廣論深切著明必欲人人自信因既如是果亦如之莫可逭也儒雖曰其事好還然未伸勸沮之理此所以牧之惟詆隋文而不遠推累朝積習循環之獘獨唐家之興則異於彼故其運祚靈長益足以為天下之至鑑

右隋三主凡三十八年至代王侑禪位於唐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